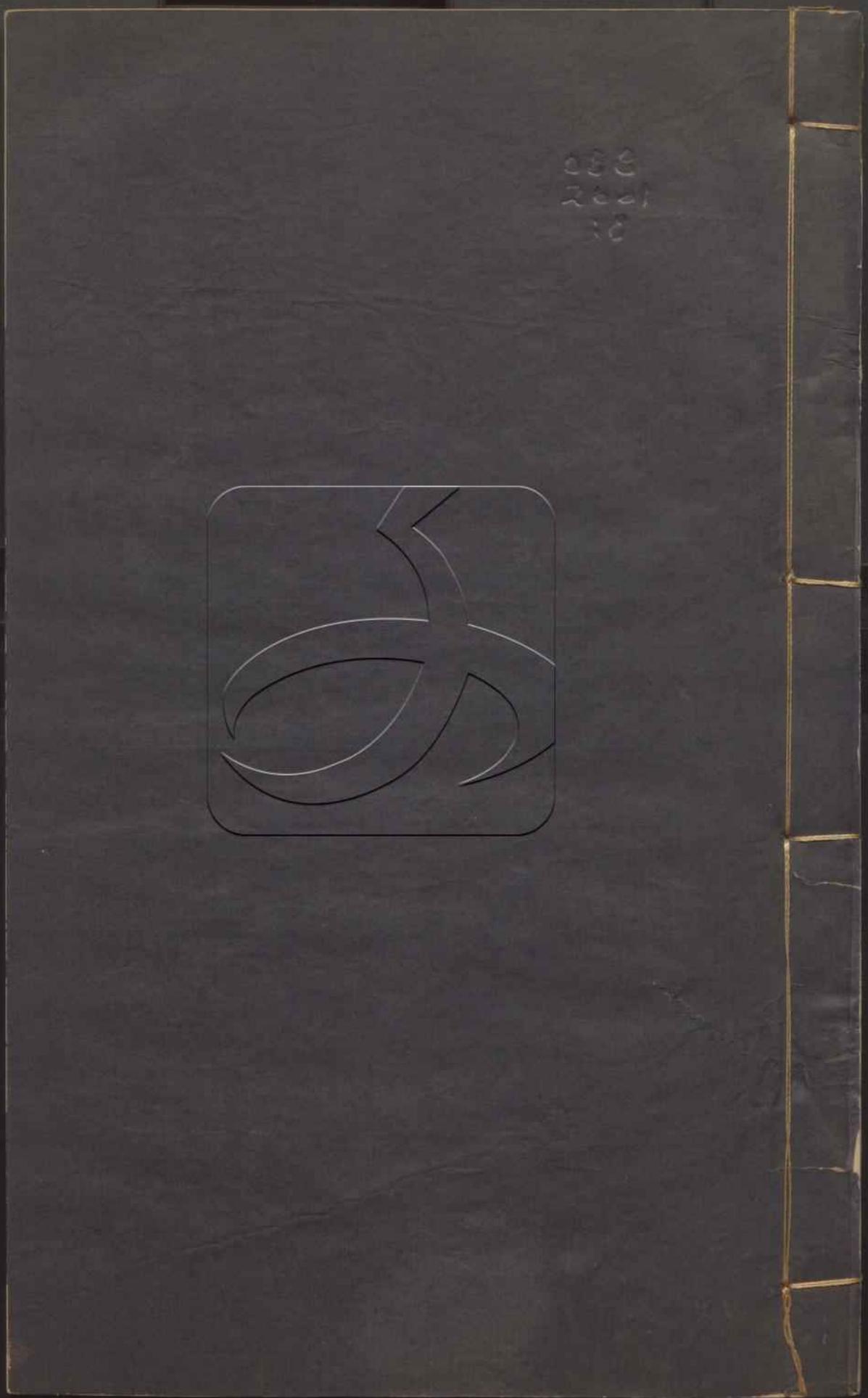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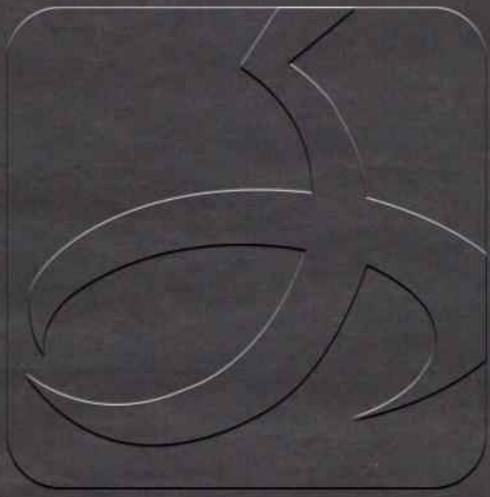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120
120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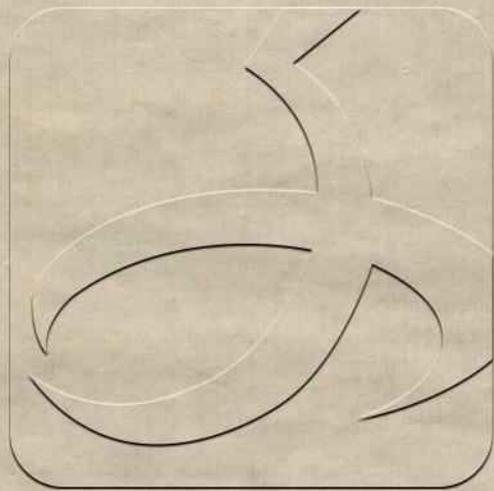


伊川文集卷之五

書啓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珣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不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漢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



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諡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

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旣葬爲限夫聖人作諡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

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恥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
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
名跡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
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
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
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
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炎生後昆則珣闔門
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
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
沉晦頽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

間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
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
卿不下士久矣頽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
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
好賢之心廣求之方盡待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
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
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
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
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
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

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至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俗如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

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旣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以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

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莫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珣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

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淡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陽剛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濳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日一作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

地所養皆循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及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

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温厚一作和之

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

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

為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祀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

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

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

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

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况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

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

者試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

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願以為有所事乃有思

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
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
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
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
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
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
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
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
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

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
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
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
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
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
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
三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
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
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
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
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謀爲而
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

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
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
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
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
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
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
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
成主上莫大之存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
存必俾公熾昌壽滅子孫休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
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
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禍患所不避也况一言之易肯
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
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
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宣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
台意之厚不勝媿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願方有言於
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况受賜乎苟不見
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願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
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願荷德旣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浼聞台聽公到鎮之初
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曰虜旣再寇河外
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

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
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
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
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
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
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
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
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
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
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
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
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願欲公以愛民爲先
力言百姓飢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
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
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
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
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
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
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

或云朋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
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

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
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
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
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
言故却錄去
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
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
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
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
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
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
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
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
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
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
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
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
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
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
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
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
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
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
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

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小簡

頤竊見勝魯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求撰兄墓誌書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求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丐雄文以充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

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求寫兄墓誌書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致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真蹟以資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兢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平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况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煩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

九月十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謝韓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

食川文集卷五
粗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
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
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
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溫厚西清入侍密宸展之光輝
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爲愧揣分則逾若何
行爲可以報稱惟禪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惻惻所懷敷宣罔旣

又謝簡

頤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畝
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
命何以稱報未由展覲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
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淡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在勞止
秦人瘡痍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
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
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
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旣爲今日官當於今日
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
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
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
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
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

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
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
遠祀地祇於汾雖旣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
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
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
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
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
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

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就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論但論
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泥爲一事如
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
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外別爲一物
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
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
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
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
乎

大臨云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
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

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

先生曰中即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即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為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為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合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規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却為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為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

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為

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偽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夫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淡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為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即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即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即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則不得其中即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為甚心無偏倚則至明至平其權度之審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為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謂字純一無

偽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
 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
 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沉浸醲厚之風
 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
 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
 瀆惟望乘間口諭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為大
 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為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為
 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
 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
 一無偽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

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為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為大
 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
 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
 心之用也此所淡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為未發反一作及求諸言却是
 認已發者為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
 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有指動是也
 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
 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及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
 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即性也已是分而為二不若謂之
 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
 所以答去者極分明矣

伊川文集卷五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逃兼愛至於無愛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其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闕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敘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湧貴職此

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羗師旅之興儲侍爲急誠使秦中
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
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
以經緯之才逢時得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
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
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書於知府安撫竇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
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
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
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
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

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
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
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
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
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况天下
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
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鞭其背過劑乃用藥
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
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
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
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藥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
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寃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絕矣

既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
已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
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
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已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
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隱忍而不
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
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目所常見
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
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
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
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
嘗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

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
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
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天下之又與洗
心散遂至冤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
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識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
無者尚可權其宜而徂之况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
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
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
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
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
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
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願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卽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速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舍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借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却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只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 并跋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會替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

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乎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
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効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
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
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
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
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
壽謂其達生理也

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
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乎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
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孳
孳於此也莊以泄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
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已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
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乎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
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
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為書
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
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

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閱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
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
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
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
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
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
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
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淡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
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况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
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
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
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喻及也
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爾小子大者
尉小者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
鄂陵尉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累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
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
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偽矣是宜精索

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
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合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
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唯其不敢信已而信其
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
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
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槩尚弗識况屈伸久速之際乎
平日不謂至如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為眾說漂煦不
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
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
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
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
無庸他恤淡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
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
略奉答思之可也夏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
才

疑難六謹寫拜呈伏乞詳賜指諭若雨拜覆

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
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何則凡
稟冲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
履之故能保全太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

伊川文集卷五
三十四
之中自然有復生爲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
喪至死其氣則會於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爲禽
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

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
矣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爲言觀此則
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
說則似乎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
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

潛心久當自明

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
地之間嘗謂凡人氣量窄狹只爲私心隔斷苟以直養
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
天地之間氣象自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
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
如是涵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
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
此無疑真孟子之言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
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此言是子路說耶孔子說耶
仲尼言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
陷父於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

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

定親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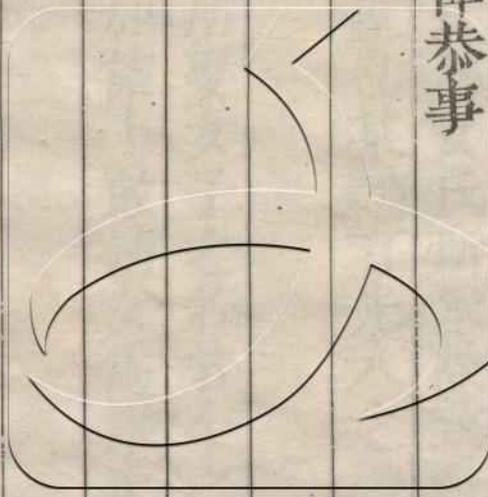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
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萃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妄意
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第幾小
娘子性質一作資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
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
具如別牋

又書

不量衰族久慕高閨輒憑咫尺之書已諾婚姻之好有少
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
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蘊夙成以頤
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
之歡仰認澗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訓雖愧未閑而箕箒
之勤願俾恭事



伊川文集卷之六

禮

婚禮

納采

納采謂壻氏為女氏所采故致禮以成其意使辭曰吾子有惠貺某室也某壻有先人之禮使某也敢納采

問名

問名謂問所娶女子之名若今之小名也使者請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納吉

納吉謂壻氏既得女名以告神而卜之得吉兆又往告女氏猶今之言定使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

某也敢告

納徵

徵證也成也用皮帛以證成娶婦之禮使辭曰吾子有命
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某物使某也請納徵

請期

請期實告婚期也必先禮請以示謙使辭曰吾子有貺命
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女氏對
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之從一作聽使又曰某使某聽命于
吾子女氏固辭使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
曰某日日猶言甲乙之類

成婚

期日婿氏告迎于廟初昏

禮雖云初昏然當量居之遠近

婿受命于所尊

謂醮而受

出乘前引婦車

受命而出乘馬前引婦車執燭告戒之命

前馬

使徒役持火炬居前照道今用燭四或二

賓將至也

女氏之擯俟于大

門之外主人俟于門內賓降也

下車

擯進揖請事賓對今以介對

曰某

稱婿父

命某

婿名

以茲初昏將請承命擯對曰主人固以

恭俟擯揖入門主人揖賓及階主人揖升介以賓升介南

面贊賓就位東面再拜贊即席內告具主人肅賓而先賓從

之見于廟

見女氏之先祖

至于中堂見女之尊者徧見女之黨于

東序贊者延賓出就位

贊者以女氏之子姪為之

卒食與辭介以賓辭主人

請入戒女氏奉女辭于廟至于中堂母南面于房外女出

于母左父西面醮女而戒之母施衿結帨

今謂之整冠飾戒諸西

階之上擯者出婿降立于庭中北面婦降自西階婿揖前

導立于車前既升而先俟于門外

先之者導之也門外也婦至

主人也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人婿退就次及期期謂早贊

者引婿人贊者婿氏立東席西面姆侍奉婦立西席東面

贊揖婿再拜男下姆侍扶婦答拜遂即席女之從者沃婿

盥于南婿之從者沃婦盥于北沃盥以水濯手也婿搢笏

舉婦蒙首蓋頭也復位贊者進酌用常三爵用色姆助婦舉

卒食相者以婿婦與說服女之從者受婿服婿之從者受

婦服燭出康成云女侍待呼于外夙興婦纒笄衣服以俟

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進拜奠贊還又拜見屬之尊者長

者於東偏南面東上屬自為別是為見已若異宮則見諸

父各就其寢幼者賤者皆見於堂下西面北上舅姑入于

室婦盥饋舅姑饗婦于堂之西偏卒食婦降自阼階饗禮謂婦

奠菜

三月預祭祀事舅姑復三月然後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

氏來婦敢奠菜於 舅某子 姑某氏此段義有未詳

葬說 并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

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

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

潤一作澤草木一作生物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

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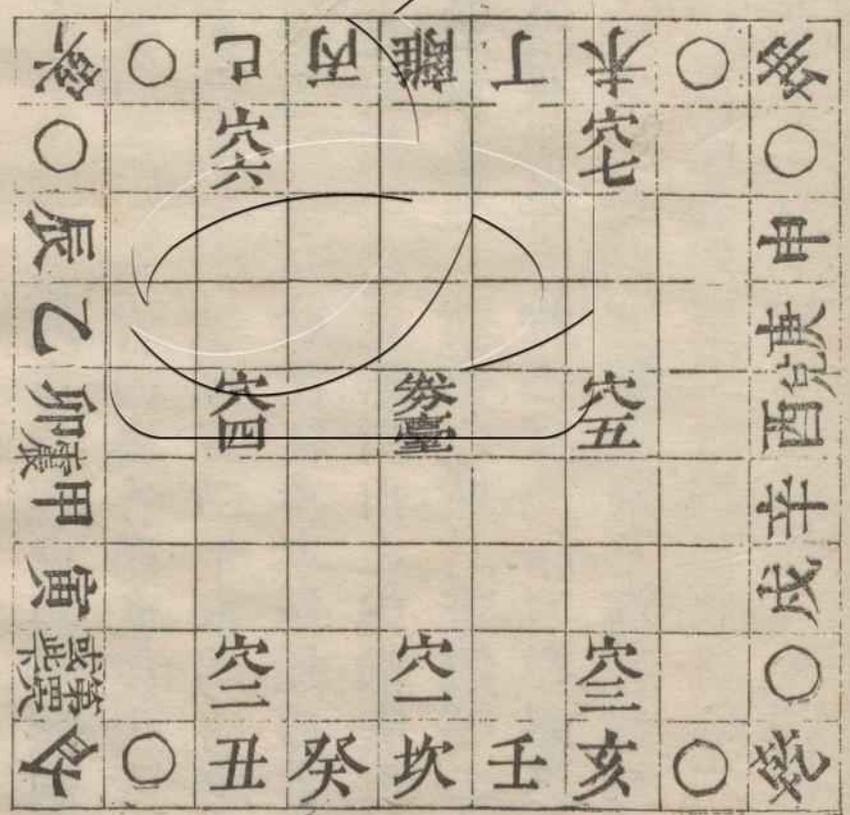
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

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

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

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著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毋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圖 穆 昭 穴 下



廿一

四

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

浸

一作

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

競爲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爲害之大妄謬

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

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

對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三姓其

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妄謬無稽之言

其所謂五姓者官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

事吉凶依此爲法至如以張王等爲商武庚等爲羽是則

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

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官商復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

憑據只信其臆說爾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

同形者呼某白黑小大以爲別爾後世聖人乃爲之制因

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

益廣如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

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者用

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况復葬書不載古姓

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

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

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

遂言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

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

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

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久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葬者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已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邪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邪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改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槩也而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求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事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巳亥日葬大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記葬用栢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寶藏固密以防損污况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

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栢棺尚在又韓修王城圯得古栢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說於是知栢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萬年為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栢為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栢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十四年七經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為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希有之物尚知備之蟲為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栢求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

保栢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為栢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後闕

作主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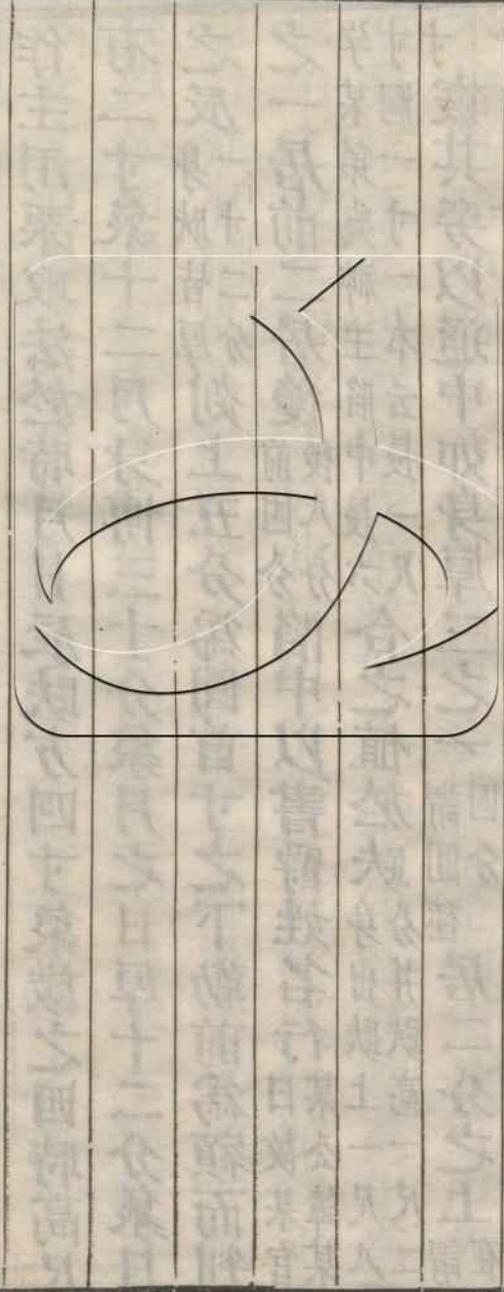
用古尺

作主用栗取法於時月日辰跌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尺有二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跌皆厚一寸二分刻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額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日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陷中長六寸濶一寸一本云長一尺合之植於跌身出跌上一尺八分并跌高一尺二寸窆其旁以通中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居二分之一謂在七寸二分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會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翁旁題主祀之名日季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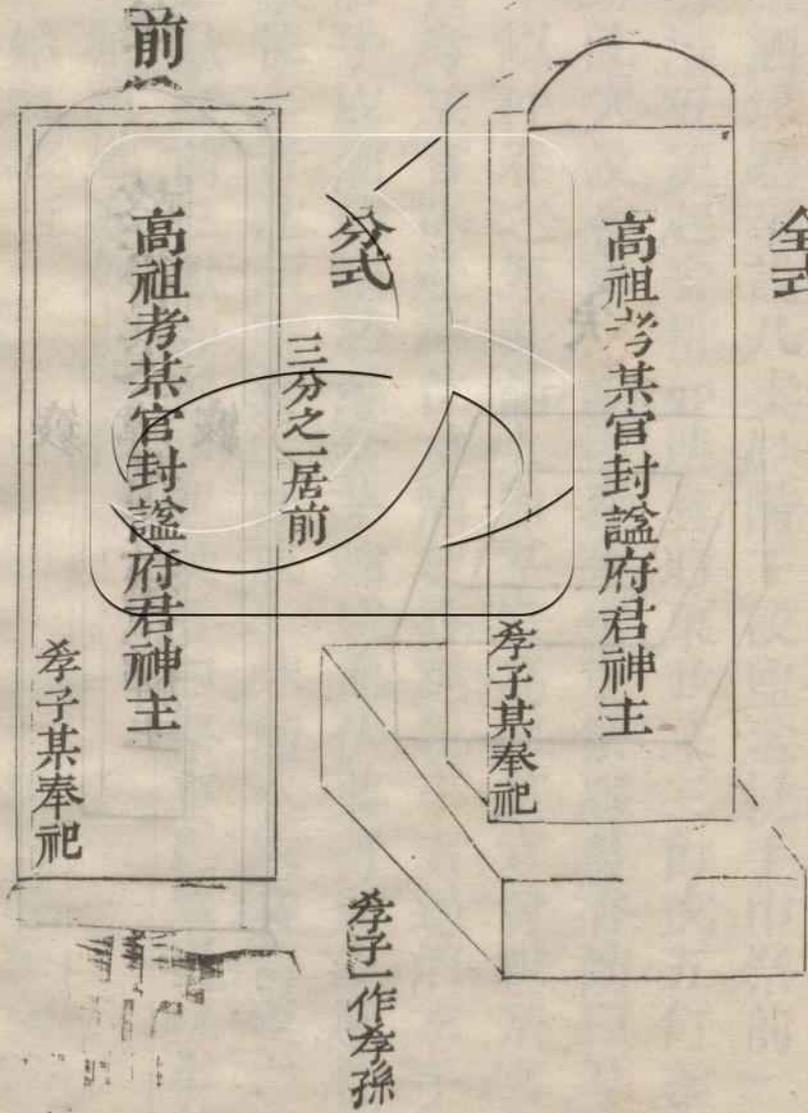
外改中不改

伊川文集卷六

七



全式



伊川文集卷六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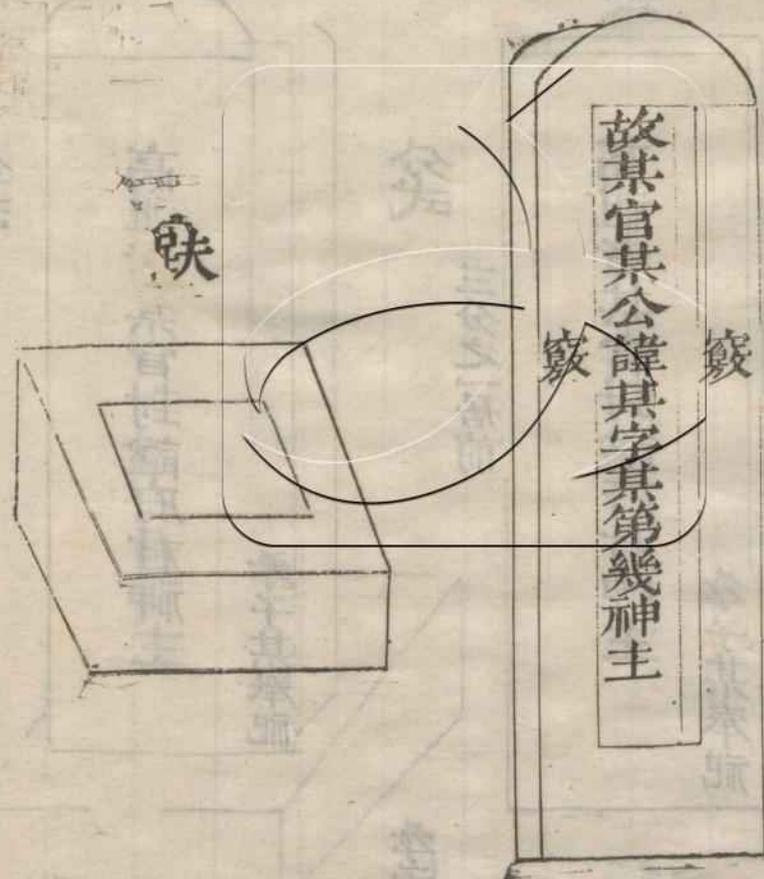
連領三分之二居後

後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竅



祭禮羅氏本有此諸本皆無之恐未必先生所著姑附於此

凡祭洒埽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帨手巾祭前一日
 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菓並菜三飣或五飣盞盤
 匙筋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
 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
 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
 盤右手以酒澆醑於灌盆茅縮處俛伏興再拜左避位遂
 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
 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事已畢揖執事者
 徹饌祭祖妣亦如前式四時祭

始祖冬至祭

祭始祖灑埽廳事如時祭只設一位以妣配祝執辭出主

伊川文集卷之六
人之左東向讀之曰維年月日季遠孫某敢昭告于某氏
之祖妣今以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備清酌庶
羞之奠尚享三獻如前式

祭先祖立春

祭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曰
維年月日季遠孫某今以生物之始恭請先祖祖妣以下
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祭季秋

祭禩曰季子某今以成物之始恭請考君某官妣某官某
封某氏降居神位餘如前式

伊川文集卷之六

伊川文集卷之七

行狀 墓誌 祭文

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適贈
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
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先生
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
遂以爲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
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
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未
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
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

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

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倉卒興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芟舍無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亡甚衆獨鄠人無死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替以避親罷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畫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尚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

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
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
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
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穉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
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
留之爲營以處曰小管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
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
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與之食
自是生全者大半措置於纖微之間而人已受賜如此之
比所至多矣先生常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
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
尹率羣官將釋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
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
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至中
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
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
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
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
此再朞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
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
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
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

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
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
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
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耻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
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
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
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
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
翔湧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
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
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
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縣庫有難納

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
自用而不敢私請一切不問使者屢更無不從者先時民
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先生盡知民產
厚薄第其先後按藉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
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
晉俗尚焚屍雖孀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
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投烈火愚
俗視倣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
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
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用
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公著薦授太子中
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

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柰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寢行其說先生意多

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剝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旣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

莫敢與辨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既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滅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泅者運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岍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其後曹村之下復決遂久不塞數路困擾大

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需恩，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遷秩，持改太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等見翼軫，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進擬神宗皆不許。旣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溝縣事。先生詣執政復求監局，執政諭以上意不可改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

幾二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

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盍亦自陳先生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

遣官括牧地民田當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旣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者曰程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旣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置者千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

覃恩改承議郎先生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

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為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眾為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眾憂以為甚難而先生為之沛然惟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為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為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為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舍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子一有三曰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女一有三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川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槩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日第頤狀

明道先生門人朋友敘述序

敘述四篇見附錄

先兄明道之葬頤狀其實以求誌銘且備異日史氏採錄既而門人朋友為文以敘其事迹述其道學者甚眾其所以推尊稱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蓋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後傳聖人

伊川文集卷七
之道者一人而已是則同文多不能盡取取其有補於行狀之不及者數篇附於行狀之後

明道先生墓表

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

宋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

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沈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季女程氏墓誌

季女程氏其第二十九有宋名臣諱羽之後故宗正寺丞顥之女幼而莊靜不妄言笑風格瀟灑趣向高潔發言慮事遠出人意終日安坐儼然如齊未嘗教之讀書而自通文義舉族愛重之擇配欲得稱者其父名重於時知聞遍天下有識者皆願出其門訪求七八年未有可者旣長矣

伊川文集卷七
親族皆以爲憂交舊咸以爲非謂自古未聞以賢而不嫁者不得已而下求嘗有所議不忍使之聞知蓋度其不屑也母亡持喪盡哀雖古篤孝之士無以過也遂以毀死病既革頤念無以適其意謂之曰爾喜聞道義吾爲爾言之曰何不素教我今且昏矣我死無憾獨以不勝喪爲恨爾盡召兄弟舅甥姪人人教誡幼者撫視頃之而絕嗚呼是雖女子亦天地中一異人也如其高識卓行使之享年足以名世勵俗並前古賢婦垂允簡冊不幸短命何痛如之衆人皆以未得所歸爲恨頤獨不然頤與其父以聖賢爲師所爲尚一作常恐不當其意苟未遇賢者而以配世俗常人是使之泡羞辱以沒世頤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其生以嘉祐辛丑九月庚戌其卒以元豐乙丑二月丙寅葬於

伊川先塋之東是年十月乙酉也叔父頤誌

爲家君祭司馬溫公文

嗚呼公乎誠貫天地行通神明猶已者私衆口爲容於異論合聽則聖百姓曾無於間言老始逢時心期行道致君澤物雖有志而未終救弊除煩則爲功而已大何天乎之不弔斯人也而遽亡溥天興殄瘁之悲明主失倚毗之望如其可贖人百其身死生旣極於哀榮名德永高於今古藐茲羸老夙被深知撫柩慟哀聊陳薄奠

爲家君祭韓康公文

嗚呼惟公天賦忠義世推孝友忠以事君完始終之大節孝施有政作儀刑於四方樂善本乎至誠好學至於沒齒故有識之士無思不服垂老之年其猷益壯位雖極於將

相志則歎於施爲恢弘之度若海濱之難量高邈之風非
世俗之可企推賢獎善惟日不足周急樂施室幾屢空方
逢時之尚年遽奉身而勇退如何不弔奄及云亡忠義之
表天不憖遺孝友之規世將安倣寒族有姻家之契二男
蒙國士之知感恩德而未疇痛音容之遽隔茲焉歸葬復
阻臨穴恭陳薄奠以寫哀誠

爲家君祭呂申公文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遭茲昌辰出爲嘉瑞生而富貴
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充之能至學旣知真仕則爲道出入
屢更夷險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冊公
平日視公靜密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爲
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

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
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憊遺淵水無涯將孰
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爲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
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疇知之路阻臨穴以
伸哀姑托文而披露想英靈今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爲家君祭李屯田九縣君文

嗚呼夫婦不幸皆終盛年美才不克究其施淑德不克久
其芳此親戚交舊知聞所共悲也及茲歸葬去故鄉之沮
洳得水土之深厚幽安顯慰其善之報而幸之厚與羸老
不任遠之莫由臨穴盡於一哀聊爲薄奠尚其來饗

祭劉質夫文

嗚呼聖學不傳久矣吾生百世之後志將明斯道興斯文

於既絕力小任重而不懼其難者蓋亦有冀矣以謂苟能使知之者廣則用力者衆何難之不易也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方賴子致力以相輔而不幸遽亡使吾悲傳學之難則所以惜子者豈止從遊之情哉茲焉歸葬不克臨穴姑因薄奠以敘其哀

祭李端伯文

嗚呼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世方驚疑能使學者視效而信從子與劉質夫爲有力矣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如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嗚呼天於斯文何其艱哉官制有拘不克臨穴寄文爲奠以敘其哀

祭楊應之文

嗚呼昔予與君邂逅相遇於大江之南言契氣合遂從予游歲將三紀情均骨肉忽聞來訃何痛如之嗚呼應之誰謂君而止於此乎高才偉度絕出羣類善志奇蘊曾未得施天胡爲厚其稟而嗇其年人誰不死君之死爲可恨也奚止交舊之情悲哀而已管城之原歸祔先兆屬予衰年憚於長道不能臨穴一慟以伸余情姑致菲薄之奠魂兮其來歆此誠意

祭朱公掞文

嗚呼道旣不明世罕信者不信則不求不求則何得斯道之所以久不明也自予兄弟倡學之初衆方驚異君時甚

少獨信不疑非夫豪傑特立之士能如是乎篤學力行至於沒齒志不渝於金石行可質於神明在邦在家臨民臨事造次動靜一由至誠上論古人豈易其比蹇蹇王臣之節凜凜循吏之風著見事爲皆可紀述謂當大施於時必得其壽天胡難忱遽止於此嗚呼哀哉不幸七八年之間同志共學之人相繼而逝劉質夫李端伯呂與叔范今君與之楊應之相繼而逝也復往使予踽踽於世憂道學之寡助則予之哭君豈特交朋之情而已邛山之陽歸祔先宅思平生之淡契痛音容之永隔陳薄奠以將誠庶英靈兮來格

伊川文集卷之七

伊川文集卷之八

墓誌 家傳 祭文

太中自撰墓誌

程姓珦名伯温字姓源世系詳於家牒故不復書曾至父尙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諱羽曾王母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王父尙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至母高密縣君崔氏考贈司空諱適妣追封趙國太夫人張氏冀國太夫人張氏予性質顓蒙學術黯淺不能自奮以嗣先世天聖中仁宗皇帝念及祖宗舊臣例錄子孫一人補郊社齋郎歷黃州黃陂吉州廬陵二縣尉澗州觀察支使由按察官論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龔州徐州沛縣監在京西染院知鳳磁漢三州事熙

寧中厭於職事丐就閑局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
再任遂請致仕官自大理寺丞十三遷至大中大夫勳
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永年縣伯食邑戶九伯娶侯氏
贈尙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長女封壽安縣君先三十
八年卒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幼亡
次顥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卒次頤今爲通直郎次韓奴
蠻奴皆天女四人長婆嬌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
馮兒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孫男五人端懿蔡州
汝陽縣主簿監西京酒次端中治進士業次端輔早亡
次端本治進士業次端彥郊社齋郎孫女八人長適宣
義郎李愬次適假承務郎朱純之次適安定席彥正次
未嫁而卒次爲李偲繼室次適清河張敷次幼亡曾孫

六人昂昇曷易旻彙曾孫女一人元祐五年庚午春正

月十三日巳卯以疾終於正寢

先居暖室既得疾命遷正寢

享年八

十五越三月孟夏庚戌望葬於伊川先塋之次上谷郡
君祔焉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寬和孜
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
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旣無
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爾只用此文刻於
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

先公太中年七十則自爲墓誌及書戒命於後後十五年

終壽子孫奉命不敢違惟就其闕處

事未至者皆缺字使後人加之加所

遷官爵晚生諸孫及享年之數終葬時日而已醇德懿行
宜傳後世者皆莫敢誌著之家牒孤頤泣血書

先公太中家傳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舊名温

其一字

君玉既登朝改後

名景德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温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旨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爲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於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甚衆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舊臣之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之爲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閑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授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爲之屈公獨不與接劉丞相聞而愧之待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撓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證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十數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爲神就

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毆希範旣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懼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旣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塗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巳露矣是年遂不難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輶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教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城曲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旣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

北城壘皆圯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虜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槩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並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水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簞衆吏持簞走白

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相騰踏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終任所獲布數百匹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凌茂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授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閑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再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

引年略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叙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卽位覃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土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於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畱守韓公縝令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朝詔賜帛二百匹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于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再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尙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顥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幼亡次適奉禮郎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鉢命子孫寶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已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愠色開府喜飲酒公平生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髻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伍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

公復撫養至于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
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
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
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
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
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
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
教養今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
賤語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
人無日不察其飢飽寒煖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
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虔時常假倅南安軍一獄掾周惇實
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

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授輒一薦之
聞人有慶樂事喜之如在己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
權勢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旣不與
之加親亦不示之疎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
慢寓居黃陂時主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
冤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
才華自負多肆輕傲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
公官嶺下乾曜適倦道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
汪如千頃之波也南昌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
稠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
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
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至寮屬無有敢貪縱

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管
朴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
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
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欲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曲
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卽棄去退
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
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
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旣謝事遂屏朝衣
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歎
曰我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閑十年志願足矣自領
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
人問靜坐旣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家人欲其怡

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
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
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閑顧謂
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晚與文潞公
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書傳爲盛事年八十
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
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
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
眡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此矣有害無害皆可也雖疾
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爲墓誌紀履歷始終而已書
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廉慎
寬和孜孜夙夜無勲勞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

得免瑕謫爲幸多矣葬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旣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詞溢美徒累不德只用此文刻於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爲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葬旣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上谷郡君家傳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一一作世爲河東大姓曾祖元祖嵩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土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衆人遊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

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呼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己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己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叔父亦解掾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尙如無所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字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

鼓夫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美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書因書纒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曰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淡以爲非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觀親河朔夜聞鳴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

惟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士

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一作二十日生於太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叔父朝奉墓誌銘

叔父名琬字季聰贈太子少師諱羽清河郡大君張氏襄陵郡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開府儀同三司諱適榮國太夫人張氏崇

國太夫人張氏之子先公太中之季弟其上世居淡州之博野累代聚居以孝義稱至少師顯於朝賜第京師始居開封先君葬祖考於伊川遂遷河南公天性孝友淳質不事文飾幼孤事崇國能竭其力於宗族篤恩義愛幼穉如已生事伯兄丘嫂如父母與人接傾盡心腑信人如已屢致欺而不變人多笑之而好德者重之年四十五始以伯兄太中恩補郊社齋郎調懷州修武縣主簿秩滿受權澤州端氏縣令闕歲卽真用薦者改大理寺丞復四遷至朝奉郎積勲至上輕車都尉賜服銀緋歷河中府龍門汝州襄城縣事權管勾西京國子監遂致官事公當官竭力不擇難易盡心於愛人故所至民愛之嘗捕蝗徒步執箠爲衆人先其不愛力皆此類喜求民利病力可行者行之不能者言之上官雖沮却不恨年五十始有子傷從兄無嗣遂以繼之先君六得任子恩公與二子實居其三則公之見愛於兄與先君之厚於弟可見矣娶賈氏追封宜興縣君繼室張氏封壽光縣君子二人長曰頤郊社齋郎出繼從伯父後次日頤太廟齋郎女二人長適承議郎劉立之次適進士王霖公生於天聖元年四月壬寅終於紹聖四年六月乙酉歷年七十有五是年十月某日葬於伊川祔先塋孤姪頤號泣而銘其穴曰

孝於事親順於事兄質直而好義勤瘁以奉公家無間言仕有善效古之所謂躬行君子公其是乎歸全於斯嗚呼哀哉

家世舊事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拖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僂一作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蓋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頤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爲四翁名逢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大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

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某有之正同當善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頤曰祖物也可收之頤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如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眞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頤到醴泉收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誥於三翁家少師犀帶於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綠玉枕於四翁女神家鞍兀於三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于縣城之西旣顯雖賜第居京師囊橐至於御書誥勅皆

多在醴泉從高祖太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
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長孫虞部也一老嫗白

曰承旨將軍也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曾祖母崔夫

人亦畱醴泉與從曾祖母雷氏將軍之室奉事二叔姑晨夕

敬畏平居必曳之長裾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

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

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內事性

尤嚴峻二婦晝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

其勞有間則泣於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

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

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

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凡貧崔

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淡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

損於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止俟

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為族中羣兒奪取啼而不敢

較嘉祐初頤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

之間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於家

因搯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於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

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

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餽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

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幘其中若勅書授之曰壽州陳

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來告有陳氏求婚必欲得高第者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高欲婿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默定矣豈可違也強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女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爲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尙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去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爲宰相歎羨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羨彼爾作相當在先及文簡公爲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

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於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隔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窗曰吾之死止如隔此紙爾未幾而卒

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祖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卽持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蓋於游從間嘗察其不足也至晚年家資懸罄而爲義不衰有儒生以講說釀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於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於藥法策後因懷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先生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纔四十人已謂之三翁乎老父驚駭服罪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爲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爲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如是乎

改葬告少監文

維元祐六年辛未二月癸卯玄孫右承議郎權司管勾西京國子監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玃謹遣姪頤就墳所以酒肴之具祭告于高祖少監高祖母京兆太君段氏之靈秦人之俗以開發冢墓爲事近年以來太評事四評事墓繼遭盜劫少師墓亦嘗有穴固不知完否苟不完矣理當改

厝幸而尙完異日之禍不得不慮今將改葬少師而遷公
丘封使後人不知墓之所在以圖永安謹具昭告伏惟鑒
饗

祭席仁叟文

年月日河南程頤謹以香醪致奠於亡姊夫奉禮郎席仁
叟之靈自我未冠與君爲姻游從嬉戲不殊同隊之魚情
好恩義無異一門之親知吾心而丹誠相照信吾道而白
首逾新仁叟晚年見信益篤於聚散之間尙不勝於悽慘况死生之

隔何以喻其悲辛昔我姊之云亡望君舍而來奔悼彼中
途之夭逝各懷哀憤以難伸表情誠之不替遂婚姻之重
論於是君之女以女於吾姪我之息復歸於君門敦契義
之如是豈淺薄之所存何其降年不永訃音遽聞相去千
里徒增勞於魂夢逮茲三稔始獲展於丘墳宿草雖久予
哀未泯挈甥女以將歸叙中懷而告違清香一炷芳醪一
卮君其饗之當鑒我心之悲

祭張子直文

妹夫故尙書虞部員外郎張君子直之靈嗚呼與君游從
歲踰一紀情在睦姻我於君而旣厚心存樂善君於我而
彌隆會則盡合簪之歡別則有索居之歎信吾道而白首
益堅知余心而中懷靡間君在洛南我居幾甸常爲命駕
之約方切離羣之戀忽承置郵之書重有婚姻之願雖稚
女之愛憐感君心之勤眷遽報諾音曾未幾月走介歛來
言君被疾觀遣辭之甚遽已驚皇而自失走十舍之修途
冒如焚之赫日始及近郊已聞捐室撫孤孀而長慟痛死

生之永隔嗚呼子直惟君之生爲善是力臨官政有慈惠
幹濟之稱居鄉里推謹厚淳和之德謂所享之宜長胡降
哀之莫測祐薄命短人之所悲母老子幼禍兮何極雖道
路以興嗟宜親朋之共惜何君命之若斯俾我心之重盡
驕旅之次肴羞麤飾惟君之靈監斯誠而來格

祭四十一郎文

叔父頤令昂具酒餽致祭於姪四十一郎之靈嗚呼乃祖
乃父世積慶善而汝兄弟姊妹皆不克壽天造差忒至如
是乎惟汝資稟善和修謹無子弟之過期汝有成而遽死
耶吾方以罪戾竄繫遠方生不獲視汝疾死不獲撫汝柩
究痛之深衷腸如割吾知汝有未伸之志抱無窮之恨吾
當致力慰爾心於泉下又汝婦盛年自今當待之加厚矣
其安室嗣子循良今已可見當教誨之期於成立則汝爲
有後矣此外吾無以致其力矣嗚呼吾將七十望汝收我
而我反哭汝天乎冤哉

祭李邦直文

嗚呼惟公世推文章位登承輔簡編見其才華廊廟存其
步武固不待誅而後知也自與公別於茲九年旣升沉之
異迹望履焉以無緣惟期與公挂冠之後居洛之濱葛巾
藜杖日以相親何志願之未諧遂音容之永隔追念平昔
悲辛填臆嗚呼哀哉頤也少服公名晚識公面重以姻媾
始終異眷感懷知過丹誠莫見一慟靈筵聊伸薄奠

祭李通直文

先生之婿

嗚呼余周流天下閱人多矣求其忠孝仁厚如子者幾希

與方元宋手帖

謝執政書

謝傅耆伯壽手謁

答晁以道書文關

與橫渠簡文關

答謝良佐書文關

寄范淳夫書文關

傳文續記

凡十一條

右程子遺文遺事一卷善心所蒐輯可繕寫始慮世傳胡氏本猶未盡善而朱子改本惜不可見也貞白虞叔世聯葭莩尺牘往還商略考訂

推本朱子之意以復於舊然如定性書富謝二書所刪字終不可考則固未敢自信而亦未能自慊也一日以書來蓋從今內翰吳先生得家藏別本乃與臆見脗合而凡刪字皆在且又益以數篇焉遂與一二同志三復校正用鈔諸梓以與學者共之其朱子與劉張二公辨論所及者悉附注于目錄之下其餘脫誤錯簡文字同異不復具列且為竊考程氏世系譜於十二卷之首以便觀覽此外有經說八卷尙當嗣刻以傳永久云至治三年秋九月丙午臨川後學譚善心謹書

第二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南軒語附

與劉共父一首

與張欽父一首

又並同上

又紙別

又同上

書明道先生遺文後

後序

五首

河南程氏遺文

放蠲頌見游氏本拾遺

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酌食泉詩見劉立之敘述

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

書縣廳壁見龜山語錄

視民如傷

右明道先生文

易上下篇義見載

易序見性理羣書已載易傳

禮序見性禮羣書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

卒然加敬逡巡遜却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禘說

見朱子文集

附錄

二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

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以天下之重不可謂舜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禘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祀於圓丘以禴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禴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禘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禘順以下禘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

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後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書銘

見微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與方元案手帖

見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

十五時與方氏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謝執政書

見張釋師說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鼓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傳

者

伯壽手謁

見朱子文集

願謹詣行館拜謝長官秘書十月日河南程頤狀

答晁以道書

見呂氏雜志

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

一字及數耳

與橫渠簡

見朱子語錄

堯夫說易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

一作說先天之圖甚有理可試往之聽他說看

答謝良佐書

見微言。又楊遵道錄。但是簡答不云有書

族子至愚無足責故人素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寄范淳夫書

同上

丞相久留左右所助一意正道者實在原明耳

右伊川先生文

傳聞續記

此記係取朱子名臣言行錄及邵氏易學辨惑所載以補遺書外書之未備若夫他書豈無附

見然未敢必信故不復取云

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

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

悵然謂門生周純明

一作甫

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

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日所言何如

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

各見集中

聞見錄

右二先生語

李文定公為舉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京師攜明

逸書見柳開仲塗以文卷為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

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下一日仲塗自

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

魁天下為宰相令門下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

及文定為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文定命長子東

之娶其女不忘仲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會初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為宰相蓋所養所學發為言詞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為伯溫云見

錄

神宗欲用溫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

史裏行程顛曰朕召司馬光卿度光來否顛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

其言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同上

熙寧十年春呂申公起知河陽河南尹賈公昌衡率溫公

程伯淳餞於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

語康節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辨論出處不已顛以詩

解之云云同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

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

淳邪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

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

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

右明道先生語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

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

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

稍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

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

年子孫有乞匄於海上者矣程顛云涑水記聞

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

知也聞見錄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

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異時伊川同朱公揆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

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

處先君為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

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

也易學辨惑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

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

理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

是則願從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

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知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

猶相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

是生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永訣矣更有可

以見告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

何謂也先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

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同上

右伊川先生語

伊川遺文錄記終

附錄

七

書序

朱子辨論胡本錯誤書

南軒語附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父示近間承寄聲存問感感
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主張家學固應
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
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怪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
依文定本爲正今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
家文定當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
無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欲聞
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尙爾依違也此間所
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此間本誤者當時更
不會寫去但只是平氣虚心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

可肚裏先橫却一箇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邪如定性書
及明道叙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
倒却次序易傳序改泐爲泐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
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看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
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述及富謝書是
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理者辭表是也欲爲回
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惟定性書首尾雖非切要之辭然
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
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
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
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
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况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

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
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
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
苟從邪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
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書所自來
可謂端的猶有此誤况其他又可盡信邪只此便是虛已
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
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
盡禮記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
猶已之子非所施於平時也况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
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薄也今豈可
泐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薄乎古人固不謂兄

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邪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會依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區區所以劇

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正文子居之上如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因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謬誤乃欲不問是非一切從之乎况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不幸亦

文定之不幸耳今既用官錢刊一部書却全不睹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卽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子知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邪如云當於他處別看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

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趨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旣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朱子與劉共夫

昨見其父家問以爲二先生集中誤字老兄以爲嘗經文

定之手更不可改愚意未曉所謂夫文定固有不可改者如尊君父攘夷狄討亂臣誅賊子之大倫大法雖聖賢復出不能改也若文字之訛安知非當時所傳亦有未盡善者而未得善本以正之歟至所特改數處竊以義理求之恐亦不若先生舊文之善若如老兄所論則是伊川所謂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者又將起於今日矣已作共父書詳言之復此具稟更望虚心平氣去彼我之嫌而專以義理求之則於取舍從違之間知所處矣道術衰微俗學淺陋極矣振起之任平日淡於吾兄望之忽聞此論大以爲憂若每事自主張如此則必無好問察言之理將來任事必有不滿人意處而其流風餘弊又將傳於後學非適一時之害也只如近世諸先達聞道

固有淺淡涵養固有厚薄擴充運用固有廣狹然亦不能不各有偏倚處但公吾心以玩其氣象自見有當矯革處不可以火濟火以水濟水而益其疾也熹聞道雖晚賴老兄提掖之賜今幸略窺彷彿然於此不能無疑不敢自鄙外於明哲故敢控瀝一盡所言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其詳則又具於共父書中幸取而并觀之無怪其詞之太直也

與張欽夫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胡本天作時欽夫愚謂此云作天字大害事

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畲之類耳兩先天文同

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
下言政於文爲協耳

窺聖人之用心

胡本無心字欽夫云著心字亦大善事請深思之

愚謂孟子云堯

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言用心莫亦無害於理否

並同上

稱姪固未安稱猶子亦不典按禮有從祖從父之名則亦
當有從子從孫之目矣以此爲稱似稍穩當慮偶及此因
以求教非敢復議改先生之文也與富公及謝帥書全篇
反復無非義理卒章之言止是直言義理之效感應之常
如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
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歆動其君而告
之者尤不爲少卷同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

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惺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
故不肖者則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
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
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若
使先生全篇主意專用此說則誠害理矣向所見教同行異情之說於此
亦可見矣春秋序兩處觀其語脉文勢似熹所據之本爲是先
天二字卷中論之已詳莫無害於理否理既無害文意又
協何爲而不可從也聖人之用下著心字語意方足尤見
親切主宰處下文所謂得其意者是也不能窺其用心則
其用豈易言哉故得其意然後能法其用語序然也其精
微曲折蓋有不苟然者矣若謂用心非所以言聖人則孟

子易傳所言聖人之用心者多矣蓋人之用處無不是心自聖人至於下愚一也但所以用之者有精粗邪正之不同故有聖人下愚之別不可謂聖人全不用心又不可謂聖人無心可用但其用也妙異乎常人之用耳然又須知卽心卽用非有是心而又有用之者也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錄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邪熹所論出於已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

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

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

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

一循其舊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

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彊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

尊其所聞語句詞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嘗食絮羹

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

間得無未免於自欺邪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

肯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彊說而後通邪其

肯故爲詞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邪人情不大相遠有

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

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

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浚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邪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專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已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楊迪及門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尙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特已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

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已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澁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已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浚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泝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垂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

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泐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
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泐字雖不
無一至之得然其氣象却殊迫急似有彊探力取之弊疑
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泐泐
之別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泐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
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
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
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思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
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
無未盡之意邪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
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
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
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
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失耳
愚竊以爲此字決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
見泐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泐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
泐不則云明本沿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
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轍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
尙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道而無所傷乎猶子之稱
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來教但云姪止是相沿稱之而未
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尙庶幾焉亦未見其所
以庶幾之說是以愚膏未能卒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
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

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侄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別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當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

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

亦當從其舊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已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卽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卽與世俗歇後之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別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強挽前達使之同。已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改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略具。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

速屢來督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為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
有某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揜後賢刪削
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即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
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
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濶略之處
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
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生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
見未明實不敢妄為主宰農馬智專所以於此等處不敢
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
將來改定新本便中幸白其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
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畱得一儻蒙矜恕不錄其過而
畱聽焉不勝幸甚同上

右明道先生遺文九篇長沙學宮既刻二先生文集後三
年新安朱熹復以此寄拭云得之玉山汪應辰敬以授教
授何蘊俾嗣刻之乾道己丑四月朔廣漢張拭謹書南軒
道先生
遺文後

河南二程先生文集憲使楊公已鈐板三山學宮遺
書外書則庾司舊有之乙未之火與他書俱燬不存
諸書雖未能復是書胡可緩師耕承乏此來亟將故
本易以大字與文集為體刻之後圃明教堂賴吾
同志相與校訂視舊如密二先生之書於是乎全肯
淳祐丙午古汴趙師耕書長沙本
後序

程氏遺書長沙本最善而字頗小閱歲之久板已漫
漶教授王君湜出示五羊本參校既精大字亦便觀

覽然無外書襲之乃模鈐於春陵郡庫又取長沙所刊外書附刻焉願與同志者共學淳祐六年立秋日

東川李襲之謹題

春陵本後序

右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俱出程門弟子手記者考亭朱夫子家藏類訪旁搜先後次第爲此世所刊本無不同者獨二先生文集出胡文定公家頗有改削如定性書及明道行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却數十字辭官表之顛倒次第易傳序之改泐爲沂祭文之改姪爲猶子劉張二公以是本刻之長沙考亭定其所當改者數紙與其父劉帥書及與南軒張子屢書凜然承舛習訛末流波蕩之爲懼而卒亦莫之從也今所傳之集大率渾本是固不能無餘論矣臨川譚善元之蚤讀二書慮其傳本寢少悉爲刻棗而於文集復加詳審與蜀郡虞槃叔常往復討論以復乎考亭所改之舊且註劉張本異同於其下其餘遺文凡集所未錄者各以類附焉至若伊川經說其目見近思錄其書見時氏本特易傳止繫辭上篇春秋傳止魯桓九年書解止舜格于文祖詩解止四方以無拂論語解止吾從下恨多誤字不敢臆決惟易繫取呂氏精義所編春秋傳取尹氏纂集所補以舊板本審校先刊而他書則俟求善本讎校續刻此其爲意固將以集程氏書文之全明程朱授受之正稽之往哲而不悖傳之來裔而亡窮觀此書者如挹座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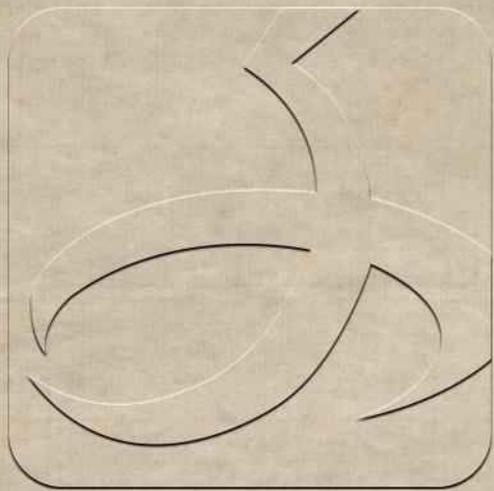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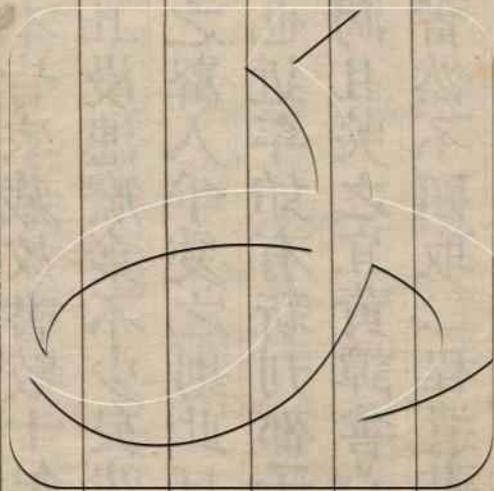
立門雪俱非苟然爲之也嗚呼元之之用心亦可謂勤也已裝褫成帙家學人誦謹緝大意書于左方至治二年壬戌之秋七月旣望臨川後學鄒次

陳謹識

周二程張邵書余以晁昭德讀書志校之周子通書一卷明道中庸解一卷程氏易十卷書說一卷詩說兩卷論語說十卷孟子解十四卷伊川集二十卷程氏雜說十卷張子正蒙書十卷漁樵問對一卷信聞紀一卷孟子解十四卷易說十卷春秋說一卷橫渠崇文集十卷邵子皇極經世十二卷觀物篇六卷擊壤集二十卷凡十九部壹伯五十四卷所謂程氏雜說十卷晉疑朱子所謂諸公

各自爲書散出並行之一也而遺書所錄不見其目朱子因其先人舊藏益以類訪爲遺書二十五卷又爲外書十二卷益多雜說數倍而雜說固不傳合晁氏所記與今所傳續蓋可考矣然今所傳本皆家藏故書數千年前所刻就令刻板具在意且漫漶廢棄不少矣清廟雅樂姑以備數而鄭衛之聲人爭愛之則此日少而彼日多者亦其勢然也近年始有新刊邵子書聞風而起者或謂爲迂濶且笑之宜黃譚善心同邑傅君友諒之門人也奮然不顧取二程遺書文集刻之且將考訂程氏經說以次鏡木槧托中表之好乃得預聞其說喜其事之有成而學者得以傳讀先儒之遺文而

不倦其卓然之見良有可取故題其後以勉同志
之士云蜀郡後學虞槃



70038665

